

曹操和白居易

張高秋

曹操和白居易是不同時代的人，雖然曹操留下了幾首好詩，白居易也作過官，但他們的事業畢竟完全不相關涉，這兩人怎能扯在一起呢？

原來他們兩人的名字中的「操」字和「易」字在粵語中有兩種讀法，哪一種是正確的呢？粵語中「白居易」毫無疑問應該讀「白居二」而不是「白居亦」，「曹操」從語音源流上看也許本應讀「曹燥」，但出於實際考慮，則依隨一般人的習慣，讀作「曹粗」，或者是無可厚非的。

先說白居易吧：「易」字粵語有兩個不同的解釋和讀法〔註①〕：

（甲）形容詞，解作輕鬆、簡單、平坦，例如「容易」「平易」「輕易」，這時讀如「二」（粵音ji⁶，陽去）。

（乙）動詞或名詞，解作變化、轉變，交換，例如「易容術」、「《易經》」、「交易」，這時讀如「亦」（粵音jik⁹，陽入）。

白居易的「易」到底是哪一個呢？原則上這是可以從他的字推斷出來的。因為古人有「名」，也有「字」（到現代才合稱「名字」），字就是另一個名。名和字，二者的意義是相關的，可以同義，也可以反義。例如曾點，點原來是「小黑」之意，他的字是皙，卻是皮膚白淨之意，這是名、字反義。又如張飛字翼德，飛（名）和翼德（字）則同義〔註②〕。

至於白居易，他的字是樂天。「居易」見於《中庸》：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僥幸」，顯然是安於平易的意思；「樂天」則見於《易經》的《繫辭》：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」，是安於天命而自樂的意思。二者合起來看，都是指平適安樂的人生態度，無論名或字，和「變化」、「交換」都拉不上關係。所以，毫無疑問，白居易的「易」是「平易」的「易」，白居易應讀作「白居二」（粵音）。這和他有一個名「行簡」，字「知退」的兄弟也是相合的。

至於曹操的「操」，粵音也有兩個不同的讀法和用法〔註③〕：

（甲）動詞，讀如「粗」（tʃou¹，陰平），作運動、持拿解，如「操作」、「操練」、「操場」。

（乙）名詞，讀如「燥」（tʃou³，陰去），作個人所秉持遵守的原則解，如「操行」、「操守」、「貞操」。從曹操的字「孟德」來看，即「操」和德行並舉，似乎近於「操守」之「操」，所以它是名詞，應該讀如「燥」。另一方面，《荀子·勸學篇》內卻又有「德操然後能定」那樣的話，德、操都在內，其中「德」是主語，「操」是動詞，應音「粗」。所以，我們似乎也難於武斷地完全排除「曹粗」的讀法。

自然，像普通話的「操」一樣，在現代粵語中「操」字的去聲讀法也在逐漸消失，不但曹操之操，即使「操守」、「操行」、「節操」之「操」大多數人都已讀作「粗」而不再讀「燥」。由於操字在日常應用中，只有兩個基本意思，而且多數是在複合詞中出現，所以

雖然少了一個讀音，引起意義混淆的機會並不多。只剩下一個讀音了。況且，在普通話裏它已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是否仍需亟亟辨正它在粵音裏平、去兩聲的分別，還是已到了可以順其自然，任由去聲消失的時候呢？這是我們希望能就正於學者的。

- ① 在普通話裏面，「易」去、入兩聲的分別已經消失了，無論意義如何，一律讀如「意」（yi，入聲）。
- ② 根據如《禮記·曲禮·檀弓》及《儀禮·士冠禮》等記載，「名」是為三個月的初生嬰兒取的，「字」是男子二十歲成年或女士十五歲許嫁時取的。由於名和字有意義上的必然關係，所以《白虎通》上說「聞名即知其字，聞字即知其名」。因此，從名和字的關係又可以反過來推究古代漢語的語義。例如清王引之的《春秋名字解詁》，本刊顧問周法高教授的《周秦名字解詁彙釋》和《補編》都是採用這一個方法的。
- ③ 在普通話裏「操」平、去兩聲的分別也消失了，無論作為動詞或名詞，一律讀caō（平聲）。但它還遺留了另一個不相干的特殊讀法càn（去聲，音「粲」），作擊鼓的音調解。而據《新華字典》編寫，加注粵音的《中華新字典》也不作區別。但在台灣，作為名詞用讀作去聲的「操」仍然保存。（參看《當代國語大詞典》頁550-551）。

說「囉」

張雙慶

涉獵過漢語語法的人都知道，漢語語法的特點之一是助詞的應用，學者對這類詞的叫法或分類或者有不同，但對它的重視則完全一樣。助詞中的「語氣詞」一項，尤其能顯示漢語的特性。所謂「語氣詞」，指的是附着在句子末尾表示說話時的語氣的詞，例如普通話中的「呢、吧、嗎、啦」，廣州話中的「嘅、咩、噃、啫」等。王力先生在《漢語淺談》這本小書談到漢語語法的特點時，便特別提到語氣詞和語氣副詞在句子中的作用。他認為語氣詞在句子中能表達出假設、確定、商量、揣測、反問、說服等不同的語氣【註①】。

廣州話的語氣詞在應用上可稱多姿多采，變化多端而又活潑生動，不過近年來，卻發現某些人，尤其是年輕人濫用語氣詞「囉」loi⁺（本調陽平。變調念超平，即接近「囉嘍」的「囉」的讀音）的情形。就是幾乎每一個句子的末尾都加上語氣詞「囉」，而不理會加上「囉」之後句子表達的另一種語氣詞和聽者的感受，從某一角度看，這一點可以算是一種語病。

按張洪年先生的《香港粵語語法研究》【註②】和高華年先生的《廣州方言研究》【註③】都有專門的章節討論粵方言的語氣詞，兩書的分類及所用的代表字也有不同。上述的「囉」，在張著寫作「嘍」（同「嘍」，見頁172），而高著則寫作「羅」（見頁201），卻沒有提